

## “修文德以来之”

——圣女小德兰与中国本土女修会德来小妹妹会\*

### “Cultivate Civil Culture and Virtue to Attract People”: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nd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an Indigenized Woman Catholic Congregation in China

刘 贤

LIU Xian

#### 作者简介

刘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Xi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iuxian@ruc.edu.cn

## Abstract

In 1910s the 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had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years before she was canonized in 1925. More biographies appeared in China in 1920s. Following the model of St. Thérèse, at least two women congregations were established under her name in China. The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was one of them. This congregation, together with the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indigenized congregations i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and both were founded by Fr. Vincent Lebbe. They shared the same motto: “Total Sacrifice, True Love of others, Constant Joy.” Based on newspaper articles and memoirs, the author traces different publications of biography and spiritualit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revealing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this congreg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ts spiritual tradition. The radicality of this motto are in accord with St. Thérèse’s austere, humble, and prayerful life.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St. Thérèse helped to form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ttle Sisters. The effort to indigenize by the Little Sister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naming of the congregation, the dialogue between Sino-western Classics, and self-identification as Chinese. Asceticism, family structure, prayerfulness and Chineseness are the four ideals for this indigenized woman congregation. In imitation of the spirituality and practice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these ideals were each realized.

**Keywords:**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Vincent Lebbe, Catholicism, indigenous congregation

在天主教历史上，有多位德兰（也译为德肋撒）修女，以她们的德行、内修与实践被后人记诵，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位：第一位是亚维拉的德兰（St. Teresa of Avila, 1515-1582），即圣女大德兰，她曾创立十几所修院<sup>①</sup>；第二位是里修的德兰（St. Thérèse of Lisieux, 1873-1897），即圣女婴孩耶稣小德兰（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因其信仰的单纯与仰赖，以最普通的身份却活出极深刻的信仰，其生平故事自去世起就广为传诵；第三位是加尔各答的德兰（Saint Teresa of Calcutta, 1910-1997），也就是著名的特蕾莎修女（或称德兰修女），也被称为Mother Teresa，她的慈善、爱心感动着全世界的人们。三位德兰修女中，圣女小德兰是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影响最大的一位。圣女小德兰出生于法国，在短暂的二十四年有生生涯中，因她的谦卑顺服和婴孩般的仰赖，在1923年4月29日被罗马教廷列真福品，在1925年5月17日被列圣品，1927年和方济各·沙勿略一起被定为传教主保（patron saint）。她的生平事迹早在1910年代就被介绍至中国，仿效其德行的团体也不一而足。

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1929年在河北安国成立的德来小妹妹会，则是以小德兰精神立会且躬身践行的一个本土女修会的典范。德来会之前，中国有很多女修会，声名显著且贡献巨大者也不在少数，比如1848年来到澳门的法国仁爱会，1905年来到青岛的神婢

---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天主教本土修会研究”（项目编号:22BZJ039）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KYGJA2022006）支持。[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No.22BZJ039) and fund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disciplin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ject No.: KYGJA2022006).]

<sup>①</sup> 1614年，她被列为真福。1622年被列为圣品。197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六世宣布她为教会圣师。

女修女会，1920年来到广东的玛丽诺外方传教女修会等<sup>①</sup>。但是这些多为西方人在欧美创办的国际女修会。在德来会之前，也出现了一些国籍女修会，比如1872年田类思主教在北京成立的若瑟女修会，1924年在香港成立的中华宝血会等。还有1910年圣言会福若瑟倡导、韩宁镛成立、母院设在兖州的圣家会，虽然到1940年已经发展至河南、甘肃、南京等地，但是该会的会规于1944年才被罗马传信部批准，认可为教区法定的女修会。以上国籍女修会，多由教区创办，其收生和服务范围，也主要限定在教区或者修会之内。<sup>②</sup>而德来小妹妹会自创会起，就将自己定位于跨越教区的“国籍”女修会，因而在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文主要考察该会的成立与会院文化，看小德兰精神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以及修会的本土化特征。<sup>③</sup>

## 一、从德兰到德来：本土女修会德来小妹妹会的建立

今人谈起小德兰传记的中文本，一般都认为马相伯是最早的译作者。其实不然，早在1917年就有第一本小德兰的传记《福女德肋撒行实》在中国印行。由方济各会神父周道范以切音字母译成，引言概述了小德兰的生平和去世之后的荣名。1924年，烟台西山修院魁伦有感于小德兰“德高”“谦深”“甘自卑贱，以苦为乐，以辱为荣”，将上书由切音版改为华字版，印行于世。<sup>④</sup>在小德兰列入真福、圣品前后，更

<sup>①</sup> 康志杰：《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129、149页。[KANG Zhijie, *Bride of Christ: Research on Catholic Virgin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119, 129, 149.]

<sup>②</sup> 同上，第123、138、139页。

<sup>③</sup> 关于德来小妹妹会，尚无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只有在康志杰老师在关于中国天主教贞女的专著中第六章第五节第三部分“外国传教士创办中国女修会：以德兰小妹妹会为例证”中有关于德来小妹妹会的四个段落，叙述较简。康志杰著：《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第167-168页。

<sup>④</sup> 《福女德肋撒行实》，烟台：烟台天主堂，1924年。[*Biography of Beautified Thérèse* (Yantai: Yantai Cathedral, 1924).]

多小德兰的生平事迹见诸报端，或以单册行世，马相伯的《灵心小史》是其中最为著名的。晚年避居土山湾的天主教耆老马相伯大约在1928年将圣女小德兰的自传全文译出。马相伯从不掩饰对小德兰的钦崇，他曾说“假如有一位西洋太太和小姐来见我，我至多起身招待，点点头罢了！可是这位圣女，千千万万的圣教徒向伊致敬……我老人当然不能例外！”并作一联语表达敬意：“祈尔万阵玫瑰雨，启予一片赤子心。”<sup>①</sup>该书出版后至少重版过四次，页数从335至524页不等。<sup>②</sup>

自小德兰去世之后，她的家乡里修成了朝圣之地。<sup>③</sup>在中国，敬礼小德兰转求小德兰者也不计其数。徐景贤作过一个统计，自1923年6月至1932年4月，《圣心报》上所有致谢小德兰的函件共计2031件。他特别提醒，转求小德兰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为师法小德兰“静修之大德”而努力。<sup>④</sup>

在师法小德兰的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是1931年江苏海门朱开敏主教在教区创立的“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女修会”，简称“婴德会”。<sup>⑤</sup>然而，以小德兰精神立会并躬身践行，且影响跨越本教区、影响至今

---

<sup>①</sup> 马相伯：《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申报》1932年11月4日，第10版。[MA Xiangbo, "Words of Ma Xiangbo in the Age of Ninety-Three," *Shen Bao*, page 10, Nov. 4, 1932.]

<sup>②</sup> 据陆永玲编《马相伯著译目录》，该《灵心小史》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最早版具体时间不详，一册32开，524页；再版于1929年，题为《灵心小史——圣女小德肋撒自传》，二册，32开，520页；四版于1947年，标题不变，一册，28开335页。

<sup>③</sup> 报道称，单在1932年“专为送朝圣的教友，开了六十四次火车”。《恭敬圣女小德肋撒》，《天主教白话报》1933年第17卷第8期，第153页。[“Admire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Catholic Colloquial Newspaper*, vol.17, no.8 (1933): 153.]

<sup>④</sup> 徐景贤：《圣女小德兰与中华》，《公教周刊》1932年第159期，第9-11页。徐景贤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经常自署“文学士卢伽徐景贤”。[XU Jingxian,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nd China," *Catholic Weekly*, no. 159 (1932): 9-11.]

<sup>⑤</sup> 《记江苏海门教区创立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女修会缘起暨开始初学典礼》，《圣教杂志》1932年第21卷第6期，第377页。[“The founding of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and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Haimen Diocese, Jiangsu,” *Sheng jiao za zhi*, vol. 21, no. 6 (1932): 377.]

者，是雷鸣远在河北安国成立的德来小妹妹会。

孙德桢主教最早提议成立德来小妹妹会。1926年10月他与其他六位国籍主教赴罗马接受祝圣，与时在欧洲的雷鸣远神父会面，谈及计划设立一个女修会，为妇女传福音。而此前不久刚刚被列为圣品的圣女小德兰，就成为规划中女修会的主保。<sup>①</sup>在言谈中，他们都表示很钦佩和赞赏圣女小德兰，认为她的神婴小路“很适合现代教会对灵修生活的教导。”孙主教在回国之前，甚至亲自访问了法国圣女小德兰的故乡，以及她生前所在的加尔默罗隐修院。当时隐修院的院长是小德兰的二姐宝琳，她表示十分支持，愿意转求小德兰，为即将建立的修会祈祷，并送给孙主教一本红皮的法文《灵心小史》作为纪念。<sup>②</sup>

若瑟修女会<sup>③</sup>首先承担了帮助培养修女的使命。孙德桢主教回国后，其主教府所在地蠡县高家庄，有两位修女，属于河北保定若瑟修女会。孙主教起初只想让这二位修女，成立本教区的若瑟会。消息传出，报名者众，若瑟会修女择定16人开始培育。1927年11月19日，孙德桢在主教座堂给她们戴若瑟圣牌，此为若瑟会正式保守的标记。<sup>④</sup>此时孙德桢与雷鸣远已经在筹办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了，会

<sup>①</sup> 《德来小妹妹会简史》，载《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创会七十五周年特刊》，台中、台北：庆祝创会75周年筹备小组，2004年，第61页。[“Brief History of Little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 Theresa of Lisieux,” in *Celebration of 75th Anniversary of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C.S.J.B) and Little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 Theresa of Lisieux (C.S.T)* (Taizhong & Taipei: C.S.J.B and C.S.T, 2004), 61.]

<sup>②</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30页。[Little Sister Luge, “Early Congregation Life,”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30.]; 《德来小妹妹会简史》，第61页。

<sup>③</sup> （河北）若瑟女修会，“1880年成立于河北正定，1910年成立于保定；培养本地修女，从事慈善工作，办小学；1939年有112名正式发愿的修女在正定、65名修女在保定、5名修女在邢台、33名修女在宣化”，【奥】雷立柏：《中国基督教史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49页。[Leopold Leeb, *A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3), 349.]

<sup>④</sup> 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载《公教妇女》1934年第2期，第28页。[Sister Lejia, “Brief History in Recent Five Years of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in *Gong jiao fu nv* (Catholic Woman), no. 2 (1934): 28.]

院将建在安国。而蠡县高家庄会院狭小，因此16位保守若瑟会修女戴圣牌后暂时先返原籍，听候迁居的消息。<sup>①</sup>因为她们是即将成立的德来会的第一批望会生，所以她们也被称之为“德来生”。

德来会的命名，取自圣女小德兰，雷鸣远从《论语·季氏第十六》“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中取“德来”二字，来翻译小德兰修女的名字，并为新修会命名。对“文德”的传统解释为：礼乐文教，或“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据说雷鸣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德十分重视，并将清河镇会院命名为“八德村”。<sup>②</sup>如耀汉会的小兄弟一样，凡入会者，都废弃本名，取新的会名，并以“某某妹妹”相称。会祖雷鸣远给德来生分别起会名为宝琳、洁清、载理、乐嘉、多德、乐利、格斯、尊息、悠远、珍美、思琳、玛利、费弥、垂加、格思、塞琳。<sup>③</sup>蒙雷鸣远神父的好友比利时史达德（Paul Staes）先生慷慨相助，德来小妹妹会的会院得以建成。若瑟会的两位修女曾在早期帮助德来会，雷鸣远请主教向两位解释并告诉她们可以自由离去，如愿意也可留下，守德来会的规矩。考虑后，她们决定返回自己的会院。<sup>④</sup>四方申请入德来会者日益增多，在1929年10月3日，圣女小德兰瞻礼，首批望会生共20人人初学，行穿会衣礼。<sup>⑤</sup>这一天，也被视为德来小妹妹会的创会之日。1930年圣女小德兰瞻礼日，首批德来生行发愿礼时，德来小妹妹会已有31位成员。<sup>⑥</sup>

<sup>①</sup> 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第28页。

<sup>②</sup> 宋稚青：《德来小妹妹会的精神标帜》，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27页。[SONG Zhiqing, "Motto of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27.]

<sup>③</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0页。其中，有些名字来自于小德兰家族，小德兰的姐姐就名为宝琳（Pauline）。

<sup>④</sup> 每逢新年之前，大妹妹（院长）都用毛笔给史达德先生写信拜年，以示感恩。同上，第31-32页。

<sup>⑤</sup> 《德来小妹妹会简史》，第61页。

<sup>⑥</sup> 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第30-32页。

## 二、德来会的会院文化

德来小妹妹会的每日生活作息非常规律：早四点半（夏季四点整）起床，穿会衣，作一刻钟运动或者打坐。运动后，进堂以中文唱夜课经和赞美经，之后默想45分钟。<sup>①</sup>随后弥撒圣祭，有时由主教派神父来，有时雷鸣远来带领默想、作弥撒并讲道理。<sup>②</sup>一天之中，修女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勤勉劳作，会院安静无声。<sup>③</sup>

在组织管理上，德来小妹妹会实行选举长上的家庭式管理。最早的一年，依圣召次序，每人管理院务一个月，轮流作长上管理会务。过一段时期之后，由全体修女选举正式的长上，任期一年，后改为三年。第一、二任为乐嘉和宝琳，此后有洁清、爱德、儒理等，任期最多的是乐嘉和宝琳。初期的长上都是中国人。<sup>④</sup>

德来小妹妹会与耀汉小兄弟会的会院文化非常相似，都有苦修、家庭式的特点，以下分述之：

### 第一、苦修：“用最穷的东西”，“作工、劳苦、静默、克苦”。

与耀汉会一样，德来小妹妹会奉行苦修。其宗旨为“专事苦修，兼传教事业”，有时也表述为“在家苦修，在外传教”。苦修包含两方面：一是弃绝私意，“入会后当弃绝肉身一切小方便，小自在、小嗜好，并自己底私意，私断”；二是“作工、劳苦、静默、克苦”。<sup>⑤</sup>雷鸣远规定，修女的生活水平绝对不可以超过贫民，在他看来，“度贫民的生活，就是苦修”。<sup>⑥</sup>

<sup>①</sup>【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3页。

<sup>②</sup>同上，第34页。

<sup>③</sup>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第30页。

<sup>④</sup>【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3页。

<sup>⑤</sup>此二端都属于《穿会衣前当答之十问》，《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2页。[“Ten Questions Need to be Answered before Entering the Convent,”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3 (1934): 352.]

<sup>⑥</sup>【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1页。



德来会要求修女“终身小斋，饮食粗糙，衣服简朴”。<sup>①</sup>修女的会衣样式为“黑粗布长衣”，表示“远避世俗虚荣浮华”，并头戴首帕，为纪念圣保禄之言“女人该蒙头”。<sup>②</sup>修女从家中带来的一切不符合苦修标准之物，均需弃用，不论是被褥还是碗筷，“太贵重或太美好的东西，我们不要，请寄回家或送给穷人”。雷鸣远强调，要使用“最穷的东西，碗要粗糙的，筷子要普通竹筷子，衣服要用粗布”，“有几位保守生会织布，因此买了一部当地家庭用的织布机，妹妹们自己织所用的布料。鞋子是布鞋，不准穿皮鞋”。原因是“在一般乡村并不普及”。<sup>③</sup>

在房屋设备方面，德来会会院主体建成后，无余资添置家具，初期的望会者只能把铺盖铺在地上睡觉，不久之后才有了“床”，即两个木凳加三条小木板，附以砖作枕。<sup>④</sup>房舍与耀汉小兄弟会类似，惟一的区别是德来会的窗户上装有玻璃，而耀汉会只用纸糊。<sup>⑤</sup>原本两修会的窗户日夜不准关闭，因雷鸣远认为空气流通有益于身体健康，后来他才允许德来会白天开窗，晚上关闭。除工作室外，圣堂、饭厅、宿舍从不生火。<sup>⑥</sup>

在饮食上，德来会修女一生吃长斋，主要吃小米、玉米和高粱，没有任何肉鱼蛋，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是偶尔为之的豆腐。有位修女入会时从家里带来了鸡鸭，雷鸣远说：“既然我们是穷人，我们不能吃肉，我们信天主为救人的灵魂愿意作补赎而不吃肉，不也是很好的克苦吗？况且你们知道佛教徒为了他们的信仰也终身不吃肉的。莫非我

<sup>①</sup> 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第29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1页。

<sup>④</sup> 同上。

<sup>⑤</sup> 【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多玛译，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40页。[Sister Linzhao, “Fr. Lebbe Escorting Me to the Congregation,” trans. Little Brother Duma,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40.]

<sup>⑥</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3页。

们为爱主爱人，跟不上他们吗？”雷鸣远允许她们“痛痛快快地吃一次肉”<sup>①</sup>，以后再不允许了。有一位从法国来入会的林昭提到豆腐“不太好吃”，神父说“你如果不能吃，可怎么好？豆腐代替肉，在我们修院，还不是每天有！”<sup>②</sup>

## 第二、平等谦逊，家庭式生活。

如同耀汉会一样，德来会“人无贵贱，职无尊卑”，会长不仅“不受特别待遇”，且“以婢仆自居”。会长称“大妹妹”，每人自称和互称“小妹妹”。<sup>③</sup>大妹妹要管理大家，更要服务大家。每日清晨，大妹妹会同一位小妹妹给大家烧洗脸水，倒在每人小屋前的脸盆里。<sup>④</sup>

不仅会长与普通修女彼此平等，中外修女也互相平等，甚至要外国修女听命中国修女。德来会初期，有两位来自法国的外国修女入会，一位是上文提到的林昭，一位是露格。1936年冬天，雷鸣远对刚到中国的林昭说：“我要求外国修女一生做个普通修女，你们不必当会长，或在会中做重要人物，你们要常常听从一位中国修女的命。”<sup>⑤</sup>

会院不是军营，也不是机构，而是“家庭”——会祖雷鸣远神父在会规（两会称之为“家规”）中，特地规定了会院的家庭地位。他在世时，是耀汉与德来两个修会的家长，被称为“父亲”，也是两个会院的精神支柱。他每天训练她们“如何热心敬主，如何唱优美的日课，赞颂天主，如何去传播福音，如何爱人，牺牲自己为教会服务”。只要雷神父在，大家就“如沐春风，一切苦难或小诱惑都冰解了”。<sup>⑥</sup>

雷鸣远规定“工毕即回家”，如果在外工作，每年必须连续回

①【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2页。

②【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第44页。

③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第31页。

④【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3页。

⑤【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第40页。

⑥【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4页。

“家”居住至少一月。<sup>①</sup>他希望修女们“每年回到修院度一两个月，重温修院生活，一如初期的本笃会，用克苦缄默赞美天主的生活来充实自己，好成为一个祈祷的人。”对于在外工作的修女们来说，每年都期待在暑假农忙季节回到会院，“在修院里可重整个人的内修生活，与众姐妹们一齐唱日课，守静默，真是快乐无比。”雷鸣远认为：“如没有一个很深的内修生活，不可能在传教上有好的成就。”<sup>②</sup>

雷鸣远要求小兄弟和小妹妹要具备“基督的精神，祈祷的生活，神贫的理想，传教的心火和彼此的相爱”。<sup>③</sup>所以，虽然在生活上穿粗衣、用薄食、处陋室，还需劳力、步行，以穷苦的农民生活为标准实行苦修，但是在精神上却是充实而美好的。

### 三、修会精神：全真常的神修纲领与小德兰的神婴小路

雷鸣远一生创办了四个宗教团体，其中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最为相近，二者成立时间只相差一年，在宗旨、精神、生活方式和工作对象上都是一致的。<sup>④</sup>雷鸣远提出的“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或简称“全真常”）的神修纲领是耀汉小兄弟会的精神来源，也同样适用于德来小妹妹会。<sup>⑤</sup>

<sup>①</sup> 雷鸣远：《家规初稿》，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9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55页。[Vincent Lebbe, “Manuscript of General Regulations of the Two Congregations,”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9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55.]

<sup>②</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5页。

<sup>③</sup> 【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第46页。

<sup>④</sup> 曹立珊：《雷鸣远四团体》，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16-19页。[CAO Lishan, “Four Groups Founded by Fr. Lebbe,”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16-19.]

<sup>⑤</sup> 可参考刘贤：《从若翰到耀汉：中国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的成立及其修会精神（1928-1934）》，《基督教文化学刊》，2020年第43辑，第230-253页。[LIU Xian, “From Ruohan to Yaohan: the Founding and Spiritual Practice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an Indigenized Catholic Congregation in China (1928-1934),”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43, no. 1 (2020): 230-253.]

雷鸣远认为“全真常”并非标新立异。“我们的神修原理和方法，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宗徒的圣训”，“综观全部福音经和圣保禄书信，在‘得救’（神修）课题上，可以归纳为三个中心思想。”即“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这三者而言，雷鸣远说：“全牺牲”是耶稣屡次发明的“得救条件”，也是达成常喜乐必须有的行动和应走的路线；“真爱人”为“基督徒的标配”，是核心；“常喜乐”是“追随基督必然的结果，也是奔向目标应有的作风”。<sup>①</sup>

“全真常”是雷鸣远对福音“真精神”的彻底和极致追求。雷鸣远说，这纲领的力量，全在第一个字，就是“全”“真”“常”，而“圣人与凡人的分别”“全在这三个字”。<sup>②</sup>他说：部分的牺牲，为已的爱人，一时的喜乐，坏人也可以作到，不足为奇，如果要作到“全”的牺牲，“真”诚的爱人，“常”久的快乐，非有基督的“真精神”不可。<sup>③</sup>

雷鸣远自己在谈话时，也喜欢用“充分”“完全”“绝不”“真正”等绝对性的词汇。在安国真福院大门前的墙壁上，矗立着一个丈高的大字，雷鸣远会提醒新入会的人要立志作“真”修士，“真正实行福音精神的人”。他把传统的“神贫”愿，改称“真穷”，穷到如同耶稣基督，“除了生活需要，别无长物”的境界。<sup>④</sup>雷鸣远觉得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够彻底，改为“鞠躬尽瘁，死而不

<sup>①</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82年，第7页。[CAO Lishan, *Father Lebbe's Three Principles of Spiritual Lif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82), 7.]

<sup>②</sup> 据曹立珊，神修纲领最早出现在1931年8月26日给欧洲的鲍朗神父的书信之中。同上，第7页。《雷鸣远致信鲍朗神父 1931年8月26日》，载《雷鸣远神父书信集》，耀汉小兄弟会编译，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0年，第433页。提到该信的这两处，在中文翻译上略有不同。[“Letter from Vincent Lebbe to Fr. Bolan, August 26, 1931,” in *Correspondence of Fr. Vincent Lebbe*, trans. & ed.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1990), 433.]

<sup>③</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22页。

<sup>④</sup> 同上，第23页。

已”。雷鸣远要求自己“不做半吊子圣人”，他说：“我能尽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或者用华北方言表述为“全豁出去了！”<sup>①</sup>

雷鸣远希望耀汉会和德来会立第四愿，即“全死”愿，即全然舍弃自我的虚荣，舍弃旧我和老我，也以此来要求自己。1935年，雷神父因公外出，真福院兴起风潮，反对雷鸣远神父。从孙德桢主教来信得知之后，雷鸣远径到主教公署，未回真福院，表示与耀汉会断绝关系。在修士们哭求下，才回会院，几天后，风平浪静，和好如初。雷神父私下对曹立珊神父说：“你看，我还没有进入‘全死’的真正情况，我还没有‘打死我’。”<sup>②</sup>

对待德来会和耀汉会，雷鸣远的要求很高。德来会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包括地方首长夫人、女大学生、女教员以及国民党妇女会的指导员，甚至有的留下研究教义。也吸引了众多申请入会者，而会祖雷鸣远采取严格的标准进行选择，只有三分之一能够通过审核，准入初学，穿上会衣。<sup>③</sup>不合格的修道者，则被劝退。雷鸣远担心自己去世之后，修会的精神是否还能保持：“当我死后，如果她们放弃基督的精神，祈祷的生活，神贫的理想，传教的心火，彼此的相爱，我要求天主瓦解我的事业。”但他又说：“如果只有一位符合我心意的修女，她虽受迫害，却仍保持圣德，她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一个有圣德的修女比一千庸碌的修女更有价值。”<sup>④</sup>

德来会的主保小德兰就是一位有圣德的修女，是一位福音“真精神”的彻底实践者。全真常的极致性与小德兰的神婴小路亦是吻合的。

<sup>①</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24页。

<sup>②</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12页。

<sup>③</sup> 《雷鸣远致信汤作霖神父，1930年7月13日》，载《雷鸣远神父书信集》，耀汉小兄弟会编译，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0年，第411-419页。[“Letter from Vincent Lebbe to Antoine Cotta, July 13, 1930,” in *Correspondence of Fr. Vincent Lebbe*, trans. & ed.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1990), 411-419.]

<sup>④</sup> 【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第46-47页。

小德兰可以说是极端克苦的典范。她所在的加尔默罗圣衣会是隐修的苦修会。在圣衣会，一生与世隔绝，囿于园中。对克苦的要求很高：冬天没有暖气，一日只有两餐，无肉无蛋。房间简朴，没有什么装饰。会服粗糙厚重，也成为克苦的工具。这些克苦的要求与德来会极其相似。在圣堂里，除非礼仪要求或坐或站，都需要跪在地上。房间里只有草垫，没有床褥，也不生炉火。在房间的时候，所有动作都有规定，站、坐、跪、抬、握手、抬头、举目都得中规中矩。这种控制身体之事本身就是严格纪律和作补赎。白天除了夏天午休时间外，都不可以躺下。小德兰在15岁时自愿并极力争取入会。入会后因为体质不好，小德兰吃尽了苦头。但是，即使在重病期间，在临终前半年，她也自愿遵守一切苛刻的会规。<sup>①</sup> 德来会以她为第一主保，以德兰命名修会，说明对内苦修的重视。

与耀汉会主保若翰<sup>②</sup>一样，德来会的主保小德兰也是极端谦逊的典范。小德兰生前曾说“我如此软弱无能，而你却愿意以苦难历练我。”<sup>③</sup> 她虽也曾有宏愿，希望外出传教甚至殉道，但是后来知道这不是她的圣召，就“乐于接受成为平凡、被隐藏的修女，默默度爱的生活”<sup>④</sup>，“要谦卑自下，就要自承一无是处，如同幼儿在各方面仰仗慈父一样。我们也不必为了犯错而过分心焦”<sup>⑤</sup>。会祖雷鸣远特别

<sup>①</sup> 苏雪林：《一朵小白花》，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6年，第199-200页。[SU Xuelin, *A Little White Flower* (Shanghai: Guangqi Press of Shanghai Diocese, 2006), 199-200.]

<sup>②</sup> 基督新教中称“约翰”。

<sup>③</sup> 【法】小德兰：《灵心小史》，聂传炎、张安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4页。[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trans. NIE Chuanyan & ZHANG Anyi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2011), 164.]

<sup>④</sup> 丘建峰、何其耀：《灵修学》，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2016年，第82页。[QIU Jianfeng & HE Qiyao, *Spiritual Practice* (Hong Kong: Holy Spirit Seminary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2016), 82.]

<sup>⑤</sup> 【美】曾庆导：《赤子心孺慕情——小德兰的福传灵修》，万致华译，台北：上智出版社，2002年，第50页。[Fr. Augustine Tsang, *The Spirituality of St. Therese of Thérès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 Today*, trans. WAN Zhihua (Taipei: Wisdom Press, 2002), 50.]

看重克苦和谦逊。雷鸣远认为，“因为克苦，勇敢，爱火及其它的德行，都植基在‘谦逊’上面，他们是谦逊开放的花果，而不是根本。人没有谦逊，不会克苦；有了谦逊，才会不顾自己，只为天主，面对真理才显得坚强，对天主表现爱火”。<sup>①</sup>两会修士和修女分别自称“小兄弟”和“小妹妹”也是一种谦小的表达。

小德兰的灵修方法，也被称为“神婴小路”（The Little Way of Spiritual Childhood），以“喜乐和爱情调和她的苦修生活”。<sup>②</sup>她自言“它是童稚灵修的方法，是全心的信赖和交托。我要将在我身上成功了的方法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明白在世上只有一事作：用小克苦做成的小花撒向耶稣，向祂示爱，我这样待祂，祂也要如此纳我入怀”。<sup>③</sup>德来小妹妹会实行“祈祷式”的生活，一方面继承圣本笃“神工高于一切”的座右铭，另一方面崇尚小德兰“爱”的精神。这里的“神工”就是祈祷与日课。“爱”指的是“爱天主”。雷鸣远认为，在苦行中有喜乐，非要有爱的精神，而且是真心爱天主的精神；而爱的实行，在日常灵修上，就是祈祷与日课。雷鸣远自己每日定时祈祷，即使外出时也不例外：从安国骑自行车到北平，途中要作五六次路旁祈祷，每晚10点婉辞所有访客，跪下来祈祷，甚至在午夜，也常常提马灯入堂祈祷。<sup>④</sup>雷鸣远自己是，也希望小妹妹成为“祈祷的人”。他强调，祈祷并非机械的神工，也不是以量取胜，而是“天主之外无他物”。<sup>⑤</sup>雷鸣远教导他的会众，“常喜乐的基础在于天主，

<sup>①</sup> 曹立珊：《圣若翰的基本精神》，《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1977年，第87页。[CAO Lishan, “Basic Spirit of St. John,” *Chun feng shi nian* (Taizhong: Sheng hua yue kan she, 1988), 87.]

<sup>②</sup> 宋稚青：《德来小妹妹会的精神标帜》，第28页。

<sup>③</sup> 【美】曾庆导：《赤子心孺慕情——小德兰的福传灵修》，第50页。

<sup>④</sup> 曹立珊：《祈祷的人》，《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第41-42页。[CAO Lishan, “A Man of Prayer,” *Chun feng shi nian* (Taizhong: Sheng hua yue kan she, 1988), 87.]

<sup>⑤</sup> 多玛：《耀汉会与德来会》，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9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14页。[Little Brother Duma,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and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9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40.]

只有万福的天主能给我们真正而长久的平安与喜乐，从人间任何方面得到的所谓的喜乐与幸福，都是空虚的”。<sup>①</sup>

如果说，雷鸣远的“全、真、常”三字纲领是德来小妹妹会修会精神的直接来源。那么，本笃会精神和小德兰灵修则是德来会精神传统的根本来源。雷鸣远用本笃会会规锤炼耀汉会和德来会精神的底色<sup>②</sup>，用小德兰精神塑造德来会修女的品格。

#### 四、中国化的本土女修会

作为较早成立的跨越教区的国籍女修会，德来小妹妹会自始至终都追求着中国化的本土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德来”作为修会和会院的名称，显示德来小妹妹会在苦修和中国传教的双重使命。如同“耀汉”具有“若翰”和“光耀中华”双重含义与使命一样，“德来”也具有弘扬“小德兰”精神和“修文德以来之”的双重含义与使命。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有：“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指的是欲在外部使外人归顺，必须内部振兴礼乐文教，如果外人来归顺，就要安顿他们，方为上策。传统对“文德”的解释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雷鸣远选取“文德”，一方面取《论语》中向外的归服远人之意，即修养文德，以传布宗教。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文化修养与美德意涵之外，又赋予“文德”以新的宗教含义，对于德来小妹妹会而言，即特指内在的礼仪和灵修生活。“雷神父劝勉德来会修女勤修文德，在苦修生活里应当柔中有刚，先文后质，养成文质彬彬的人格，何况德来小妹妹会既遵奉圣女小德兰为师表与主保，就应以圣女为灵修生活的法式。

<sup>①</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58页。

<sup>②</sup> 刘贤：《从若翰到耀汉：中国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的成立及其修会精神（1928-1934）》。



而圣女小德兰的神婴小路堪称为登峰造极的文德。圣女人的修会是苦修会，而圣女则以喜乐与爱情调和了她的苦修生活，这是文德的表现。”<sup>①</sup> 德来小妹妹会的使命是“在家苦修，在外传教”，正是“修文德以来之”内外中西双重含义的体现。

第二，会祖雷鸣远将对经典解释，融入到灵修的指导和修会的培育中。雷鸣远本人在1927年已归入中国国籍，他自己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极力地学习并融入中国。他每日阅读四书<sup>②</sup>，在阅读中将中国经典与天主教进行对话。

对于孔子，雷鸣远最欣赏“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他屡次引用四书名句引导弟子，认为牺牲不正当的情欲，是基于人性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事。他说，中国自古就把中庸之道——节制情欲，不偏不倚——看作天下之“大本”和“达道”。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雷鸣远强调“克己的理由是修仁”，也就是说，愿意修成仁爱，非克己不可。<sup>③</sup> 对于孟子，雷鸣远最欣赏“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屡次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鼓励弟子战胜物欲，度苦修的生活。<sup>④</sup> 以上解释，都可以归入雷鸣远的“全牺牲”观点之中。

雷鸣远也很喜欢孔子“乐以忘忧”的精神。孔子自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雷鸣远对弟子解释说，“乐以忘忧”就是“以乐观精神、兴奋心情和积极行动来迎接忧患并克服困难”。他从不怕累叫苦，对他来说“换工作就是休息”，在六十岁时，他说“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情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

<sup>①</sup> 宋稚青：《德来小妹妹会的精神标帜》，第28页。

<sup>②</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68页。

<sup>③</sup> 同上，第31-32页。

<sup>④</sup> 同上，第30、34页。

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sup>①</sup>以上，皆融入雷鸣远的“常喜乐”观点中。

应该说，对于中国经典，雷鸣远并未系统阐释，而是作为日常阅读的对象，和与中国人交流的内容。也并非刻意地与天主教神学相融合，而是像保禄所说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那样过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包括每日阅读四书，用毛笔写信写文章，甚至晚年习练气功，都是在努力地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去理解中国人。所以，用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经典语句去解释灵修，去培育修会，对他来说，乃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第三，跨越教区的“国籍”女修会，是德来小妹妹会从创会起的自我定位。雷鸣远看到外国修女虽然有很大的牺牲精神，但因语言及生活方式不同，与中国人常有不易沟通的地方，就思考建立本土女修会，以消除中外之间的隔阂，增加传教工作的效率。<sup>②</sup>此前的女修会多限于在本教区活动，而德来会立会不久，即应各地主教邀请，赴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传教。该会的影响力在民国时就已达至西北地区。<sup>③</sup>

德来小妹妹会的事业包括方方面面，会祖雷鸣远要求他们“救人要救全人，灵魂肉体都要救”，凡是能作的都要去作。在各地直接传教时，她们就住在教友家中，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妇女将道理学习经文。也被村民视作领袖，平息村民的纠纷，代笔撰写书信等。<sup>④</sup>间接传教的社会慈善事业包括：收养弃婴、开办孤儿院和乡村诊所等等。

此外，本土化的另外两个表现，即天主教礼仪与音乐的本地化，以及对抗战事业的担当，德来小妹妹会与耀汉小兄弟会基本相同，笔者曾有文章论及，此不赘言。<sup>⑤</sup>

<sup>①</sup>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69页。

<sup>②</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0页。

<sup>③</sup> 《德来小妹妹会简史》，第62-63页。

<sup>④</sup>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第34-35页。

<sup>⑤</sup> 详参刘贤：《从若翰到耀汉：中国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的成立及其修会精神（1928-1934）》。

综上，雷鸣远1929年创立、以小德兰为主保并命名的德来小妹妹会，是小德兰精神在中国实践的典范。德来小妹妹会奉行在家苦修在外传教的宗旨。在日常生活上，德来女修会具有绝对的苦修，平等谦逊的彼此关系，家庭式生活的特点。在修会精神上，奉行会祖雷鸣远提出的“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神修纲领。“全真常”的极致彻底与小德兰的极端克苦与谦逊以及“祈祷”的生活有很多一致之处，小德兰精神帮助塑造德来会修女的品格。在会名的选定、中西经典的对话以及“国籍”修会的定位上，可见德来会中国化特色的追求。

雷鸣远曾经要求他的国籍修会达到“形式地方化，精神福音化”，一切设施皆以不违中国善良风俗习尚为原则。他希望他创立的修会全部生活，尽可能保持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这也是他在中国传教四十年所服膺力行的原则。雷鸣远将之概括为“国风化”。苦修式、家庭式、祈祷化、国风化，是雷鸣远创立本土女修会的四个愿景。<sup>①</sup>而这些愿景在追慕小德兰的灵修与践行中，一一得以实现。

---

<sup>①</sup> 多玛：《耀汉会与德来会》，第13-14页。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穿会衣前当答之十问》，《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2页。  
[“Ten Questions Need to be Answered before Entering the Convent.”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 3 (1934): 352.]
- 《德来小妹妹会简史》，载《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创会七十五周年特刊》，台中、台北：庆祝创会75周年筹备小组，2004年，第61-63页。[“Brief History of Little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In *Celebrat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C.S.J.B) and Little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 Theresa of Lisieux(C.S.T)*. 61-63. Taizhong, Taipei: C.S.J.B and C.S.T, 2004.]
- 《福女德肋撒行实》，烟台：烟台天主堂，1924年。[*Biography of Beautified Thérèse*. Yantai: Yantai Cathedral, 1924.]
- 《记江苏海门教区创立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女修会缘起暨开始初学典礼》，《圣教杂志》，1932年第21卷第6期，第377页。[“The Founding of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and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Haimen Diocese, Jiangsu.” *Sheng jiao za zhi*, vol. 21, no. 6 (1932): 377.]
- 《家规初稿》，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9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44-56页。[“Manuscript of General Regulations.”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9, 44-56.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 曹立珊：《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1977年。[CAO Lishan. *Chun feng shi nian*. Taizhong: Sheng hua yue kan she, 1977.]
-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82年初版，1990、1995年再版。[CAO Lishan. *Fr. Vincent Lebbe's Three Principles of Spiritual Lif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82, 1990,] 1995.]
- 曹立珊：《雷鸣远四团体》，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16-19页。[CAO Lishan. “Four Groups Founded by Fr. Lebbe.”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8, 16-19.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 康志杰：《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KANG Zhijie. *Bride of Christ: Research on Catholic Virgin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 【法】乐嘉妹妹：《德来会五年小史》，《公教妇女》，1934年第2期，第27-32

- 页。[Sister Lejia, "Brief History in Recent Five Years of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Gong jiao fu nv* (Catholic Woman), no. 2 (1934): 27-32.]
- 【奥】雷立柏：《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Leeb, Leopold. *A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3.]
-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耀汉小兄弟会编译，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1年。[Lebbe, Vincent. *Correspondence of Fr. Vincent Lebb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1990.]
- 【法】林昭妹妹：《雷鸣远神父护送我入修会》，多玛译，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37-50页。[Sister Lin zhao. "Fr. Lebbe Escorting Me to the Congregation." Translated by Little Brother Duma.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37-50.]
- 刘贤：《从若翰到耀汉：中国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的成立及其修会精神（1928-1934）》，《基督教文化学刊》，2020年第43辑，第230-253页。  
[LIU Xian. "From Ruohan to Yaohan: the Founding and *Spiritual Practice*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an Indigenized Catholic Congregation in China (1928-1934)."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43, no. 1 (2020): 230-253.]
- 【法】露格妹妹：《初期修会生活写实》，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29-36页。[Little Sister Luge. "Early congregation Life."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8, 29-36.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 马相伯：《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申报》1932年11月4日，第10版。[MA Xiangbo. "Words of Ma Xiangbo in the Age of Ninety-Three." *Shen Bao*, page 10, Nov. 4, 1932.]
- 丘建峰、何其耀主编：《灵修学》，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学院，2016年。[QIU Jianfeng & HE Qiyao. *Spiritual Practice*. Hong Kong: Holy Spirit Seminary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2016.]
- 宋稚青：《德来小妹妹会的精神标帜》，载《雷鸣远神父专刊》第8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2年，第25-28页。[SONG Zhiqing. "Motto of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In *Monograph on Fr. Vincent Lebbe*, no. 8, 25-28. Taizhong: Little Broth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92.]

- 苏雪林：《一朵小白花》，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6年。[SU Xuelin. *A Little White Flower*. Shanghai: Guangqi Press of Shanghai Diocese, 2006.]
- 【法】小德兰：《灵心小史》，马相伯译，载《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9-895页。[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Translated by MA Xiangbo. In Ma xiang bo ji. Edited by ZHU Weizheng, 739-895.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法】小德兰：《灵心小史》，聂传炎、张安毅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Translated by NIE Chuanyan & ZHANG Anyi.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2011.]
- 徐景贤：《圣女小德兰与中华》，《公教周刊》，1932年第159期，第9-11页。[XU Jingxian,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nd China.” *Catholic Weekly*, no. 159 (1932): 9-11.]
- 【美】曾庆导：《赤子心孺慕情——小德兰的福传灵修》，万致华译，台北：上智出版社，2002年。[Fr. Augustine Tsang. *The Spiritualit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and the Church’s Mission Today.* Translated by WAN Zhihua. Taipei: Wisdom Press, 2002.]